

復活

任 蒼 厂 編

自力出版社刊行

故事概說

初，南黑留道夫侯爵於他的姑母家，見一養女摩斯樂娃，因為她的美艷竟使他動了邪念，事後他就置之度外了。

摩斯樂娃經此一度春風，竟而懷孕了，因不容於主人，出了她的主人家，去做女婢，但她的美貌，使她不安於職，同時腹中已經足月，就不能再行找事，便在產婆家中，產生了一個女孩，但這女孩不久便死了，她也染了一場大病，等她病癒出來，竟被鴿母所誘，落妓院為妓。後來來了一個商人，他帶了很多的錢，在旅館中徵摩斯樂娃，誘酒因錢露服，遭旅館侍者之謀害，用一包藥交給摩斯樂娃，去給商人吃下，竟致死了。

索發摩斯樂娃受審的時候，南黑留道夫正做着陪審官，見摩斯樂娃墮落至此，大為感動，就立志要贖他的罪孽，為她免罪，吃了許多的苦，甚至一路跟着她流戌，後來總算免了罪。摩斯樂娃為了愛他，竟和另一個政治犯結了婚，俾不致破壞南黑留道夫的地位，斷絕了他向她要求結婚的想念。

自己所犯的錯誤

自己戒除

自己犧牲來消除

行為

福至

五.一.

復活

摩斯樂娃的母親是替人家看管奶牛的，她沒有丈夫，但她有時也遇着不規則的性生活，生着小孩，因為這小孩是要妨礙她的工作的，所以常常把孩子不給乳吃，輕易地把小生命結束了。

照例這第六個的女孩子，也給以這樣的命運，但這可憐的小生命竟得着救星了，她母親的女主人——那個年紀較小的老小姐，竟看了她覺得可愛，願意做她的養母，撫養她。

於是這個女小孩就得例外地生存了，但當她長到三歲的時候，她的母親已經和她永別了；可是這不能影響她，她仍然由老小姐養着，生長起來，能夠在老小姐家中讀書，做一點雜事——這是年紀較大的老小姐使她這樣做的，她在年小的主人面前，是一個養女，但在年長的主人面前，她是一個婢女了。好在她生得聰明，貌美，所以還能夠得着主人的歡心。

也有人給她來做媒，可是她過慣了貴族的生活，不願嫁給窮人做妻子了。當她長到十六歲的一個夏天，那個女主人有個姪兒來作客，他名叫黑南，黑南是個年輕的學生，家裏很有錢，而且是襲着侯爵的勳位，思想又新，真是一個出色的人物。

有一次大家在屋前的草地上做捉人的遊戲，摩斯樂娃也參加在裏面，黑南道夫一看見她的美麗的倩影，不禁神往了。

從此以後，黑南道夫一見她或是想起她，就非常地高興，同時，她也不自在地愛上了這個年輕的侯爵了。

當夏天完了的時候，他也回去了。以後過了兩年，這位姪子出去打仗，順途到他的姑母家裏來，在那裏住了四天，竟把摩斯樂娃奸污了。

原來他已不像兩年前的純潔了，以前他有着高尚的理想；但後來竟變做一個荒淫無度的人了，他本來是不會化錢的，但後來他母親每月給他一千五百個盧布，也不夠他化費了。

這次他看見摩斯樂娃生得更加美麗了，所以就設法和她接近，犯下了奸

送，可是到了第二天，他給了她一百個盧布，管自去了，從此以後，就沒有消息。時間是很迅速地過去，到了他去後的第五個月上，她已知道有孕了，她的生理上的變化，使她懷羞，使她想到逃避未來的恥辱，因此，她待候她的主人，也不像從前那樣的週到了，她像是對她的主人懷恨似的，有時竟會說出非禮的話來，甚至還請主人把工錢算清。

這自然使老小姐們不快活的，但也是沒有辦法的事，只好讓她走了。跑出了主人的家，她就走到一個警察局長的家裏去充當女婢，但因她的義麗，這個年老的警察局長，竟戀上了她，纏着她，她可把他的愛拒絕了，於是只好出來。

那時候她已經快要分娩了，自然不能再行找事，於是便住在鄉下的寡婦的守生婆的家裏，等到她產後，這個守生婆帶來了一個病人，這病便傳染了摩斯樂娃，使她患了產褥熱，便只好把小孩送到育嬰所裏去，後來這個小孩也就死了。她身邊只有一百廿七個盧布，一百個是南黑留道夫給她的，廿七個是警察局長那裏賺來的，可是給這個黑心的守生婆騙去了不少，剩下來的只好做醫

藥費，等她病好，錢也就用光了。

於是她只好再去找事做，後來在看林人那裏找到了職位，那個看林人第一天和她相見，就愛上了她，可是他是有妻子的，這消息給他妻子知道了，等看林人和摩斯樂娃在一室內的時候，趕過來打她，她也不甘示弱，兩人就打了起來，終於把她趕出門來，連工錢也不給一個。

因此她就到城裏她的姑母家去。她姑母是開着洗衣作的，藉此生活的。她到了她姑母家裏，姑母就請她幫忙在那裏洗衣服，可是她看了洗衣的婦女的辛苦的生活，她就不敢去嘗試了，便決定到薦頭店裏去找女僕的位置。後來被他找到了一個位置，那女主人有兩個兒子，都是中學生，一見了她，就纏着她，那個六年級的大兒子，竟把學業也拋棄了，於是那個女太太只好歸罪於她，把她辭退了。

有一次她在薦頭店裏，碰到了一位闊氣的女太太，那個女太太知道了她是來找事情，就告訴她地址，叫她到家裏去。摩斯樂娃去了，那女太太待她十分客氣，給她介紹了一位著作家，並且說，如果她肯答允，他是不惜金錢的。摩斯樂

娃自然是很高興的，這位著作家就給了她廿五個盧布，還約她不時相見；可是她錢一到手，便就化光了。過了幾天，那著作家又給她廿五個盧布，並且叫她搬到他那裏去；到了那裏，她和一個同院住着的一個店舖總管愛上了，她就告訴了著作家，搬到一間小寓所裏，但不久那個總管也把她拋棄了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她吃上了煙，並且慢慢地學會了喝酒了，她想用酒精的力量來麻醉自己，使她暫時忘記了痛苦。

有這樣一個流浪的美麗的女人，漸漸被一個鴿婆注意到了，由她的姑母認識了她，誘惑了她，她果然被鴿婆的甘言蜜語所動了，便當起夜以當日日以當夜的生活來。她這樣的生活，過了七年，換過了兩家班子，還住過一次醫院。就在墮落後的第八年上，她犯下了一件案子，被監禁了半年，才受到法庭的裁判。恰巧那法庭上，南黑留道夫也是陪審官之一。開庭的時候，來了三個被告，一個是男人，二個是女人，最後一個女人，就是摩斯樂娃，她一進來，庭上所有男人的眼睛，都轉到她的身上去了，她雪白的皮膚，烏黑的眼睛，和在衣裳底下突出的胸脯，都使人愛不釋眼了。連憲兵看見她走過，也釘着她看，後來知道這是

不應該的，才把頭掉轉來望着前面的窗。

南黑留道夫先還沒有知道，後來首席推事問起她的姓名，才仔細一認，斷定她是從前愛過的女郎，後來他竟把她遺棄了，過去他並沒有想到她，因為這種記憶，使他非常痛苦，使他證明了他的罪狀，並且和他的心直自傲的態度，適成相反，所以他絕對不願意回想這件事。

但面前受審問的正是她呀，他嘆了一口氣想着：『她犯的是件什麼事情呀？』

從告訴狀裏，他知道她犯了這樣的事情：

有個商人叫司梅禮闊夫，在銀行裏拿了三千八百盧布，到摩佛利泰納旅館裏去耽擱，旅中無聊，叫旅館的侍者西蒙去喚一個妓女來陪陪，他就到基泰娃班子裏，叫了摩斯樂娃來，商人一見很喜歡，就和她飲起酒來，還同她到班子裏去吃酒，因為身邊的錢帶得不多，就把鑰匙交給摩斯樂娃，叫她到旅館中去拿四十盧布來，作為開銷，她就替他把錢拿來，交給了他，還同他到旅館中去，因為想早點脫離商人的糾纏，就和西蒙商量，在酒中放下了催眠藥，好讓他睡

着，不料他飲了這酒，就此不醒轉來了，他箱中的錢也化爲烏有了。此事經商人的鄉友提馬行告發，摩斯樂娃和西蒙等三人就都被繫押起來了。

在審問的時候，西蒙和另一個婦人（旅館中的女侍者）都咬定一概不知，西蒙本來是承認到過司梅禮閣夫房內看摩斯樂娃替商人拿錢，到這時候，都完全反供了，推得干干淨淨。推事問摩斯樂娃，她也不承認有偷盜他的錢而謀害他性命的事，只有一點，她是承認了，就是她承認西蒙交給她一包藥，她當作催眠藥，放在酒中給商人，但她不知吃了是要死的，所以她也不能承認沒罪。好了，僅此一點，就可以構成她的犯罪的證據了。

在審問的時候，副檢察官却要問長問短，無理地要求讀一些於事無補的檢驗報告，因此，時間延長了不少。

南黑留道夫被這些過去的回憶煩惱着，過去的罪惡，使他萬分的痛苦，他起盡力設法減少他的煩惱，他已不得這個審問早一點結束好一點，但副檢察官好像是和他爲難似的，特意不讓這個審問結束起來。

他懺悔的情緒，使他留下眼淚來，但他恐怕被別人看見，馬上帶上了一副

眼鏡，掩飾起來，趁人家不注意的時候，偷偷地拭了一下眼淚。

好容易審判告了一個結束，主席推事要聽取陪審官們的意見，於是這班陪審官便走入會議室會議起來：

別的陪審官大都主張摩斯樂娃無罪，可是主席陪審官不答允，他依據法律，不能說她無罪。南黑留道夫是深知摩斯樂娃的人，他知道她決不會做這樣犯罪的事，心裏想起來替她抗辯，可是他又覺得替她說話總有些害怕，彷彿人家都知道他的秘密似的。他內心交戰着，臉上也一陣紅，一陣白地變化着，最後他決定不聽其自然，剛要替她聲辯，另一個陪審官却起來說話了，這話又是他所要說的，於是他就不說了。

雖然有許多陪審官替她辯白，但仍未得到主席的同意，但主席究也不好固執己見，於是改變了一下口氣說道：

『諸位先生：這樣吧——認她為有罪，卻沒有劫財的意思，錢也並沒有偷，這樣好不好呢？』

但有幾個陪審官還不贊成，於是主席又加以解釋道：

『結果還是一樣的：既沒有刻毒的意思，又沒有偷錢，那就是沒有罪。』大家都也疲倦，聽主席這樣地解釋，就不加思索地同意了，大家都沒有想到加上一句「沒有謀害性命的意思」的話。南黑留道夫因為太興奮了，所以也忘其所以。

陪審官的意見，就這樣地送到法庭上去。根據了這個意見，於是便把摩斯判流刑四年，西蒙判八年，還有一個婦人，罪比較輕點，監禁三年。

當摩斯樂娃聽到這樣判決的時候，哇的一聲哭了起來：

「我沒有罪，我沒有罪！」

但已經判決了，推事便宣告退庭，她儘管哭着也是無用的了。

南黑留道夫趕了上去，走過了她的頭，忘其所以的立着等她過來，和她說話，可是她走到他的面前，低着頭過去了，連望也不朝他望一望；他難過得很，他想替她設法，趕上去和首席推事商量，這位首席推事却急於要會他的戀人，便叫他去請律師上訴，於是他又回轉來尋律師，請他幫忙，連律師碍着他的面子，不好推辭，就答允他明天去把案卷取來一看，到禮拜四可以給他回音。

他雖然這樣替她做下了一件事，可是心中老是不安，他甚至走到愛慕他的情人的家裏，也覺得暴躁不安起來，回到家裏，也是這個樣子，於是在室中獨自踱着，想起過去和她的情形，想起了從前的他和現在的她不同，也正和教堂裏的摩斯樂娃和現在犯罪受審的摩斯樂娃不同。

他想怎樣對於摩斯樂娃的罪惡磨平？拿金錢去買囑律師叫他去減去她的流刑麼？他又想到他臨走的時候，塞錢給她的情形，不禁恨着金錢的萬惡。

於是他決定改過自新，把自己污穢的靈魂洗刷一下，從今天起實行新生活，他很堅決地對自己說道：「對於摩斯樂娃我是一個惡徒，我應該向她要求饒恕，在必要的時候，我還應該愛她。」他向上帝作下禱告，希望上帝能夠給他幫助。他這樣地一把主意打定，好像自己是得救了，他覺得熱得很，推開窗，望着月光下的樹影，呼了一口新鮮空氣，彷彿他心中也受到一種新鮮之氣，不覺贊美起上帝來了。

那邊摩斯樂娃到了晚上六點鐘的時候，才回到監獄裏去。她在石子路上走了十五俄里，平素從來沒有這樣走過，因此走得異常吃力，兩腳發痛，肚子裏

又沒有進過食，餓得很，再加受了這樣嚴厲的判刑，真使她痛苦非凡。

當她坐在囚室裏等待審判的時候，她總看見那些男人，假裝着來做什麼事，走到門口來，或是一直走進室中看她一眼；不料那些男人忽然無緣無故地會把她判決流刑，而她實在沒有犯這些罪的話說了起來。她竟被他們說得哭了起來，但哭不久，她也就停止不哭了。她只呆呆地坐着，等候送到監獄裏去。她現在只有一個希望，就是有烟抽。後來她從衛兵手裏，接到了三個盧布，這錢是基泰娃班子裏女主人送給她的，她接了錢很高興，因為這錢能夠給她現在所希望的一件事。

在路上她託一個衛兵買了一些麵包和香烟，可是在路上是不能抽香烟的，於是她只好把這個希望忍耐着。

到了監獄裏，恰巧裝來一大車的犯人，這羣老少的犯人，都給她的美麗的面貌迷住了，大家就在監獄門口和這女犯人搭訕起來了。引動了監獄副官跑了過來，問她是那裏來的，可是她懶得說話，幸而解她來的衛兵替她說明，這才把她交給管獄長，她把煙盒麵包塞進了，竟被她混過了，回到她早上出來的獄

室裏面。

她住的那間囚房是一間長屋，有兩扇窗，用舊木板搭着一張床，對面放着一尊黑色的神像，在她面前放着臘燭，和一束鼠麴草，門旁有一塊黑木板，一個穢水桶放在上面。這屋子裏共有十五個人——十二個婦女和三個小孩。

這裏面的婦人有的在做着針黹，有的在窗口望那進來的男犯人。門一開，摩斯樂娃走了進來，大家便都望着她。囚中有一個叫哥拉伯娃的，從眼睛裏用懷疑的目光望着她，用洪大而破碎的聲音說道：

「啊，你回來了，我還以為你一定可以判決無罪呢。」

說着，她把眼鏡除下，把所縫的東西放在床鋪上面。

還有一個以愛護摩斯樂娃自任的費桃西也用可憐的語氣問道：

「你已經定罪了麼？」

摩斯樂娃並不就回答她們，却默默地走到自己的床邊，坐在鋪板的上面。她靜了下來，看着這裏的同情她的面色，又回到今天的遭遇，禁不住又要哭了，連嘴唇也顫動了起來，但她還想竭力地制住，後來看到那領着小孩的一

老太婆的可憐的「嘶嘶」的聲音，都禁不住抽抽咽咽的哭了起來。後來她就告訴她們，她受了四年徒刑的判決。

那個鐵路守護婦也說：

『小鳥兒，這個世界無所謂公理，他們要怎樣，就怎樣。我們猜你一定能夠宣告無罪的。』

哥拉伯娃感慨地說：

『一切都因為沒有錢，如果有錢，雇一個好律師，一定是可以脫罪的。』
綽號「小美人」的也走了過來。

『那怎麼能夠，他們沒有一千盧布是不肯替你做事情的。』

販私酒的婦人也說道：

『他們全是這樣的。』

說着，向小姑娘看了一下，把襪子放在一邊，拉她女兒到腳跟前來，用手撫摩着她的頭，一面還說道：

『他們問：爲什麼販酒呢？可是不販酒，叫我用什麼來養育兒女呢？』

這話引起摩斯樂娃喝酒的念頭，她煙已抽過了，就想喝一點酒了，就向在獄中賣酒的哥拉伯娃問道：

『酒有沒有？』

說着用袖子拭着眼淚，還輕輕地抽咽着。

『燒酒麼？把錢給我，自然會有的。』哥拉伯娃這樣地回答她。

摩斯樂娃把鈔票從麵包裏面挖了出來，交給了哥拉伯娃，她雖不認字，却由認字的「小美人」證明這是值二盧布五十戈比的鈔票，便就爬到透氣桶那裏取出藏在那裏的一瓶酒來，那些不和摩斯樂娃床位接近的女人，就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，她就爬到牀上，把衣裳上的灰塵拍去，吃起麵包來，還請同室的人吃酒，等到酒吃到肚裏，胆子就壯了起來，把審判的情形講了出來，一邊還痛罵那個檢察官。

她還把那些男子永遠跟着她看，有的還故意走到囚室裏來看她的情形也講給她們聽了。

一個紅髮的女人也藉故走了過來，摩斯樂娃知道她的來意無非想喝一